

· 建筑理论译丛 ·

汪 坦 主编

# 符号 · 象征与建筑

[英] G·勃罗德彭特 等著

乐民成 等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 参考文献

- Broadbent, G., (1969): "Meaning into Architecture", in *Meaning in Architecture* (Jencks, C., and Baird, G., eds) ,Barrie & Rockliffe, London.
- Broaydbent, G., (1975): "Function and Symbolism in Architecture", in *Responding to Social Change* (Honikman, B., ed) ,Dowden, Hutchinson & Ross, New York.
- Broadbent, G., (1978): "A Plain Man's Guide to the Theory of Sign in Architecture", *Architectural Design*, July/August.
- Pane, R., (1948): "Architettura e Letteratura" in *Architettura e Arti Figurative*, Ed .di Comunita, Milan.
- Peirce, G.S., (1974):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r Sanders Peirce*, 8 volumes (Hartshorne,G., and Weiss, P.,ed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

本书是有关建筑符号学理论的论文集，内容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探讨了建筑符号学的一般性问题，诸如建筑代码及其可能的意指方式等基本概念；第二部分关注的是符号学方法的应用，它不仅应用于对建筑的分析，而且还应用于对建筑师、其设计方法，建筑物的组成部件的分析等；第三部分以意大利为主，介绍了建筑符号学理论研究的有关情况；第四部分是译者特为我国读者选入的建筑中符号理论的入门指南。

## SIGNS, SYMBOLS AND ARCHITECTURE

Geoffrey Broadbent

\* \* \*

· 建筑理论译丛 ·

符号·象征与建筑

[英] G·勃罗德彭特 等著

乐民成 等译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华书店经销

人民交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2 3/8 字数：330 千字

1991年5月第一版 1991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120册 定价：11.45元

ISBN 7—112—01123—X/TU·820

(6191)

《建筑理论译丛》编辑委员会

主 编 汪坦  
副主编 罗小未 刘开济  
编 委 (按姓氏笔划)  
王申祜 尹培桐 张钦楠  
张似赞 刘开济 刘先觉  
刘亚芬 乐民成 吴焕加  
李大夏 汪 坦 罗小未  
周卜颐 顾启源 黄天琪  
黄兰谷 程友玲

## 《建筑理论译丛》书目

- |               |                |              |
|---------------|----------------|--------------|
| * 人文主义建筑学     | [英] 乔弗莱·司谷特    | 张钦楠译         |
| * 现代设计的先驱者    | [英] 尼古拉斯·佩夫斯纳著 | 王申祜译         |
| * 建筑体验        | [丹麦] S·E·拉斯姆森著 | 刘亚芬译         |
| 美国大城市的生长和衰亡   | [美] J·雅科布斯著    | 黄天琪译         |
| 建筑的意向         | [挪威] 诺伯格·舒尔茨著  | 程友玲译         |
| * 现代建筑设计思想的演变 |                |              |
| —1750~1950    | [英] 彼得·柯林斯著    | 英若聪译         |
| * 建筑设计与人文科学   | [英] G·勃罗德彭特著   | 张 韦译         |
| 建筑的矛盾性与复杂性    | [美] 罗伯特·文丘里著   | 周卜颐译         |
| 建筑美学          | [英] 罗杰·斯克鲁登著   | 刘先觉译         |
| * 符号·象征与建筑    | [英] G·勃罗德彭特等著  | 乐民成等译        |
| 建筑学的理论和历史     | [意] M·塔夫里著     | 郑时龄译         |
| * 形式的探索       | [美] 伊利尔·沙里宁著   | 顾启源译         |
| 建筑环境的意义       | [美] A·拉普卜特著    | <b>黄兰谷</b> 译 |

(凡注有\*者已出版)

# 前 言

我是教师，算不上理论家，只是近来国际文化交往比过去受到了更广泛的重视，青年建筑师和教师、学生们面临着众说纷纭的外来理论的冲击——符号学、三论(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建筑中的象征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等等。一方面为他们的没有成见，思想奔放而高兴，另一面却又担心那些不难觉察的人云亦云、见异思迁的迹象，把最旺盛时期的精力消耗在无谓的激动中。国外的这些观点不是三言两语所能道破，涉及到现代哲学、美学、心理学、文艺理论、社会学、人类学等，当然还有现代科学技术、电脑、数学模型等等各种领域。但也并非人世间的“纯金”或天外飞来的“陨石”。尽管和我国当前的情况有着时间空间上的实际差别。在它们里面仍确有值得借鉴的地方。青年们追求知识迫不及待的热情时时在我身边鞭策着！这套《建筑理论译丛》就在同道们的支持下、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主其事，对手头资料做了一些粗糙的初步挑选，约定译者；准备问世。想弥补眼下外文水平较差原著又少见的缺陷，增添一些可以认真读的书。以后还可选定一批陆续出版。现在最早译成的十三本就要陆续发行了。作为多年的教师，我还想说几句话。

理论最忌僵化，这种教训已使我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想来这一代青年，经过暴风雨的荡涤，已

有切身的体验。对这些外来的说道应该会是清醒的，也不致故弄玄虚以自高身价。

再者，关于建筑各种理论的评价，往往只称为有所启发(来自正反两方面的)，不常说依据、遵循或指导原则等等。希望这套丛书能起一点这样的作用——启发。让我们来开拓耕耘自己的园地吧!

译文尽可能保存原意，不添不删，免得文责不清。译者一般只作解释性说明，评论批判文章则可另行发表。这也是想更多地引起独立思考的意思。

汪坦 一九八六年六月

# 译 序

著名语言学家和符号学家菲迪南·德·索绪尔 (Ferdinand de Saussure), 在他的名著《普通语言学教程》首次出版时, 曾以假说的口吻预言: “在我们社会中存在着符号和符号学这样一门科学”。时至七十余年后的今天, 已再不会有人怀疑“符号学”的存在了。

符号学惯长于吸收各种符号系统, 举凡文学、音乐、舞蹈、雕塑、建筑、绘画、手势、言语、民间传说等, 所有这些因素的复杂关系无不构成了仪式的内容, 规约的内容甚至娱乐的内容。索绪尔认为这些内容即使构不成语言, 至少也构成了词义的系统。当今, 语言学、信息论、形式逻辑学和结构人类学<sup>①</sup>已成功地为语义分析提供了新方法, 集体信息的发展把有意义的媒介范围授予特定的现实意义。因此, 符号学并非出自某些学者一时的心血来潮, 实在是我们当代这个世界的历史发展的必然。

作为一个评论家也许能以批评他人的作品而立足, 而设计师则不能。作为设计师, 若没有一个涵意深远的设计观作为主导, 就难以设计出意义深远的作品。他或者出于因循守旧, 被时代所抛弃, 或者随波逐流, 没有明确的主导理论, 长期为思想的干涸而苦恼, 终不免沦为第一流建筑作品先例的“抄袭者”。在学术上, 我们需要有构成自身理论框架的学说, 才足以引发有创见的构思, 因此我们需要切磋基础理论, 鼓励运用基本概念来摆脱僵化状态,

---

注释: ①我国建筑界自五十年代对“结构主义”一词有过广泛的误用。其实, “结构主义”在当今理论界的概念中并非意指对工程结构的过分重视和感性上的偏爱; 它是指一种结构至上的认识论与思维方法, 参见本文参考文献 (2)。



以设计大千世界五彩缤纷的未来。

零星片断的心得体会，随想和经验谈，未必是理论的主体。更绝非理论的基础。在某种情况下，也许是缺乏基础理论的表现。伪理论是误人而又自误的，不应作为未来发展的持力点。

今天，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符号、象征与建筑》等一系列理论丛书的中译本，我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年青学者，深感这部丛书的时代价值，愿意为介绍当今国际上广为人知的基础理论作些架桥铺路的工作，一起和设计界的同行们突破那几十年一贯滞后的设计观念。

直至译完本书为止，在符号学领域内，我们对于把文化一概看成是符号或情感符号的极端观点，仍持保留态度。可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接受“表示文学和艺术的符号学观点是毫无前途的“看法”。我们旨在全面而踏实地介绍一些实用中的符号学，提倡认真治学的精神，吸取其有用的部分，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建筑设计要承认过去，接受历史留下来的现实。

建筑设计要回答现在，解决面临的实际问题。

建筑设计还要预计未来，考虑到今后种种可能的忧虑和希望。

设计中的多元知识结构使我们不能仅仅寄希望于其中的一个元次，因此我们也仅能把符号学当作多元中的一元而已。近代设计中的许多问题，很多已在各个不同的元次范畴中被充分讨论过，对此我们固然可以不表同意，但不应不知道，更不应未经深入研究而妄加抵制。客观地回顾一下：我们不必再去闭门造车了，脱离当代的成就，重复他人早已走过的路，重蹈旧辙，再循弯路。

建筑符号学在四十年代萌芽，六十年代兴起，七十年代成长，八十年代出版了本书。书中对感而不觉，觉而不知的形态符号现象有较系统的论述，这对寻根究底的设计师，无论是建筑设计、工业商品设计、视觉交流艺术、甚至对时装设计都有帮助。遗憾的是，西方学术界惯于使用那种迂迴诠释的句子写作，这就增加了阅读和翻译本书的难度。译者尽量使译文通俗易懂；然而终归

受到原著句法结构的限制，同时也不能不保留原著的写作风格。但少数繁琐且冗长的文章我们未纳入译本，但我们补充了对初学者相当有益的文章，即勃罗德彭特的一篇——《建筑中符号理论的入门指南》。

读者可以从詹克斯文章的大胆开拓，勃罗德彭特的机智，埃科的博学严谨中，看到众家之长，从不同论点中汲取一得之见。也可体会到这些学者之间虽然意见不一，但彼此借诚探讨的学术风尚。

在阅读本书前，建议读者先不妨读一下“全书介绍”和各部分的“部分介绍”，这对了解符号学的本体，建筑设计符号学的诞生过程和发展背景会有所帮助，这也是原书编撰的用意所在。

这本论文集的作者都是名家，强调理论基础、逻辑性、推理过程。更由于符号学归根结底涉及到认识论的较多方面，它对理论分析、舆论统计、作品评价、历史断代、设计方法论以及形态分类学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符号学的价值未必全在其自身之中，而更多的是在于运用它的观点所产生的新概念，这恰好符合信息社会的追求。

因本书要抓紧付印，更因符号学的范畴极为广阔，再加译者水平和专业领域所限，漏误之处在所难免，我们抱着与大家共同学习的精神，请教于读者。另外，由于本书的专业性过强，语义精微，渊深费解，因此我希望将来能有机会向忙中抽暇的读者提供一本更为精练的设计符号学和形态语义学读本。

该书的翻译工作承蒙好友，加拿大规划设计师卡尔·苏思达（Carl Sustar），青年建筑师吴旭东的热心帮助，在此特志谢意。我们还要感谢著名建筑师刘开济先生在百忙之中为此译本作了仔细的审定，使本书更生光彩。

乐民成

1988年3月写于深圳大学潮汐楼，  
深圳湾畔

## 参考文献

- (1) 《符号学美学》R·巴特著，董学文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 (2) 《结构主义和符号学》[英]霍克斯著，瞿铁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 (3)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Saussure, Ferdinand de (C.Bally, A Sechehaye with A.Riedlinger, 1915)。

## 本书作者介绍

朱第斯·布罗 (Judith Blau) 美国纽约，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亚西瓦大学精神病学系，博士后研究员

朱安·邦塔 (Juan Bonta) 美国印地安纳州，包尔州立大学，建筑设计与历史学教授

杰奥弗里·勃罗德彭特 (Geoffre Broadbent) 英国，朴茨茅斯工学院，建筑系系主任

里查德·奔特 (Richard Bunt) 英国，中央伦敦工学院，伦敦大学学院教师；建筑师；朴茨茅斯工学院建筑系教师

恩伯托·埃科 (Umberto Eco) 意大利保罗格那大学符号学教授

马里奥·冈德桑纳斯 (Mario Gandelsonas) 美国纽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生成设计计划部副主任及研究员

玛丽亚·路易沙·斯卡维尼 (Maria Luisa Scalvini) 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学教师、建筑师

查里斯·詹克斯 (Charles Jencks) 英国伦敦，建

筑协会建筑学系，近现代建筑史学教师；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教师

大卫·莫顿 (David Morton) 《进步建筑》杂志副编辑

费尔南多·杜德拉 (Fernando Tudela) 建筑师；墨西哥城伊伯罗利亚大学建筑理论教师。

# 全书介绍

杰奥弗里·勃罗德彭特 著文

乐民成 译

当查尔斯·詹克斯 (Charles Jencks) 和乔治·贝尔特 (George Baird) 所编辑的《建筑中的含意 (Meaning in Architecture)》论文集首次发行时, 对我们这些主要阅读英文的人来说, 确实是个启示。它在符号理论的基础上, 向我们打开了通向建筑学的全新进径。早先只有六篇左右的论文分散在各个杂志上, 可供阅读——其中大多数被收入该书中。然而这已是一门完全成熟的学问。从五十年代初期若干意大利的理论家, 由佩恩 (Pane, 1948) 开始, 开拓了这门学问。

C·詹克斯·迪克·奔特 (Dick Bunt) 和我都认为这样有开创性的资料——以及由此而得的种种发展——竟然没有英文版, 而颇感惋惜, 于是我们设法汇集这类的文章以弥补这个缺陷。

当然, 从那些开拓性的日子起, 这门学问已经自行向许多方面渗透了。最初这个领域由菲迪南·德·索绪尔 (Ferdinand de Saussure) 的著述所支配 (即《普通语言学教程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英文版 1959 年) 索绪尔探索语言特性的目的, 正象他本人所说是要建立一门符号学通论——在这个意义上, 符号乃任何一种能“代表”其他一些别的事物的东西——他称之为符号学 (Semiology)。

早先, 基本上是在索绪尔的符号学观点的范围内进行大量的讨论, 讨论索绪尔符号理论哪些方面是根本性的, 他的各种概念在哪一层次上可以转换到其他符号系统中去——这包括了建筑学。

索绪尔本人是一位彻底的“二分法”学者，他以成对的概念来观察一切事物，诸如语言（社会规约所同意的公用物）和言语（个人对语言的使用）。一般地说，在索绪尔的体系中，有这样六对，其中两对——依我之见——是形成这些文章背景的基础部分。他将历时语言学（研究因时间变化而引起的使用上的变化）与共时语言学（研究某特定时刻，一种语言或一些可供考虑的其他符号系统的总体结构）区分开来。索绪尔对语言的共同结构的研究方法——即从人类学家，例如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那里开始的——已经几乎扩展到一切学术领域，成为睿智的典范和学术的时尚，并称之为结构主义。

令人惊奇的是，索绪尔的成对项中，仅一对即可产生如此至关重要的效应；当然其余成对项也为结构主义研究细节起到补充作用。索绪尔的成对项中另一对起重要作用的，可能是他将符号本身划分为包含在整体中的两个部分的概念。这两个部分就是“能指”（可用物质形式表现的符号，诸如纸上记号的式样，空中的声响，甚至是建筑的形式）及“所指”（即“能指”实际“所代表”的概念、构思或其他思想）。此外有人又进一步发现符号中还有其他组成部分（见拙文《建筑中的符号理论入门指南》，1978年），例如包括了“对象”——即实物，就是符号所指示的实物，它能如实地以有生命的、无生命的或甚至是抽象的形式存在。

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其基本问题自然是：它们中哪些是建筑物。我的观点（1969年文）曾使本书中许多符号学家感到震惊——根据不同的情况——三者都可能是（即：能指、所指、对象，译者注）。任何实存的建筑物显然都可能是一个“对象”——一个物质的实物，谁都可以走过去踢一脚。但它又可能是一个“能指”——按照它在何地，何时，如何被建造起来的情况指示出，比如说，基督徒的虔诚（教堂），官府的权势（板式大办公楼），自我满足的期望（院亭）等。但是还可能是“所指”，由文字、插图、照片、模型表达出的一系列的建筑概念或构思。确实有些建筑，如巴塞罗那展览馆，现在存留的仅仅是这种形式中的“所指”了

(作者写本文时该建筑尚未重建，译者注)。

索绪尔的符号理论为我们更深地理解一些事物如何表达含意，包括建筑在内，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新过程，曾经是有用的。但用于分析我们日常体验中所遇到的所有符号类型就显然不够用。

和索绪尔同时代的美国哲学家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 (Charles Sanders Peirce)，一度曾认为实际上远远不止存在着一种符号，他能够查出至少五万九千另四十九种符号类型。

这显然有些过份热衷部分原因正是因为索绪尔是个纯粹的二分论者，而皮尔士倾向于从三个方面来思考问题。终于他将过份复杂的排列转换简化成十二组，每组是个三元体：这些均导致一连串难懂的符号类型，甚至即使是名字也很难懂。皮尔士在他八册已出版的十分丰富的文选中(指 1974 年版，尚有另外八册待出版)，用不同方式多次描述这些。目前，这些文章争相被各学科的学者们收集，致使皮尔士似乎要成为二十世纪后期的关键哲学家，同时也好象有个一致的舆论(例如 1974 年在米兰举行的国际符号学研究协会第一届会议)，认为皮尔士所设想的符号理论——他称之为符号学 (Semiotics, 实际上和另一个字 Semiology 的语义相同，只是因为欧洲大陆为尊重索绪尔，美国人为了尊重皮尔士而选择不同的词尾，译者注)——从长远来看，他比索绪尔的理论更有前途。

直至目前，对皮尔士符号学概念的探索几乎都集中在他众多“三元体”中的一种上面——他把符号分为三个型：图像 (Icon)、标志 (Index)、和象征 (Symbol)。在本书中，我的一篇文章《建筑设计作为一种图象符号系统》中，讨论了这三种符号。现在只需提一下重点，皮尔士的“标志”(如：一个导向的手指)，在标志和其对象间有某种物质上的联系，不需具备什么文化知识，我们就可读懂它的含意。而“象征”(如一个字，一个十字架，甚至一整座教室)，实际上必须作为某个特定文化渊流中的含意去理解才行，至于“图像”则是通过某些复杂的相似性，向我们提示它所代表的对象——如文丘里 (R·Venturi) 提过的，看



上去象一只鸭子的巨大家禽售货亭。

我相信正如本书文章中所表达的，这两种符号学（Semiology, Semiotics）尽其所能以其新概念向建筑学提供了新的见解。特别是，它有助于我们再度以通情达理、启迪明悟的方式来探讨那些曾是属于最主观的美学领域中的问题。

本书所转载的大部分文章都或多或少源于索绪尔的符号学或皮尔士的符号学——但无论如何与“环境心理学（Environmental Psychology）”中的建筑含意不同——这门只凭经验的学科，相平行地对建筑含意问题采取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研究方式。

在我的文章《入门指南》和我早些时候的文章（1975年文）中，已经讨论了结构主义的方法和心理学方法之间的关系。我认为在整个建筑的研究领域中，任何单独一种方法都不会对这课题产生新见解，只有当二者结合起来才会有惊人的进展。

当前，在这门有可取之处的学科中，已经出版了足够多的文章，托马斯·罗伦斯（Tomas Llorens）、理查德·奔特（Richard Bunt）和我已编完第二本书，该书即将出版，书名是《人造环境中的含意和行为》。

最后一点——某些盎格鲁-撒克逊的建筑师和批评家们认为，建筑中含意的整个领域，在某些情况下，是很成问题的。他们认为这个领域过于抽象、太玄奥、太费解，不能引起任何兴趣。其中有些确实如此，我们只谨慎地选了很少几篇，少了这类文章会使整个研究领域黯然失色。

我相信，多数的批评纯属庸俗之见，它们是盎格鲁-撒克逊建筑师们智力贫乏的明证，结果导致我们周围的那么一批作品。建立起的“抽象”作品，不“携带”任何含意却传达的是对人类空调的疏远和蔑视。从任何意义上讲，太过于抽象自然会有种种危险，但是一个人如果必须在塑造抽象和描写抽象之间任择其一的话，我认为，后者更为可取。